

这次应台湾中时集团旗下《旺报》邀请，参加两岸征文颁奖典礼，并随大陆媒体参访团访问了台湾各地，与台湾媒体高层和民间有不同程度的接触。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同宗同族，语言与文化一脉相承，大家日常交流没什么障碍，常有相见如故的感觉，很开心。只是涉及政治或一些敏感话题，彼此还是会小心翼翼，话说半句，或旁敲侧击，绵里藏针，但又不失分寸，这种时候，你会庆幸汉语文字极大的包容度和使用者对文字把握的能力。

倒是两岸征文的许多作者，感情直露，语言直白，不管是大陆人看台湾，还是台湾人看大陆，他们都是自己直接的感受，直言不讳，从细微之处，看一个同根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社会。有台湾作者写道：“大陆和台湾习惯互称对方为‘熟悉的陌生人’，就像再见面的旧恋人，你觉得她和以前没有两样，但是一旦试图开口套近乎，你会发现时间和距离从来都不是虚无、没有意义的东西。”彼此的社会生活，习俗风情，甚至话语体系都有了不同。不管你愿不愿承认，隔阂和纠结是客观存在的，双方直观的比较，挑剔也会成为常态。这从许多征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但愿这种比较是善意的，理性的，而不是放大对方的优缺点。如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先生所说，是互相借镜，有利两岸的认知和沟通。

征文中的两个故事

《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得很好》

这是一位署名 Ni 的台北女孩，她是南京大学的交换生。临行前，亲朋好友多有疑惑和不解，告诫她：“不要乱吃东西”，“那边卫生不好自己多注意点”，“小心身边的人，他们比较……”可她从踏上南京土地第一天起，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学校派车接机，校园服务社慧慧同学一整天陪着她，帮她把几十斤的行李搬到五楼，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四处奔走，帮她办妥一切手续，还陪她坐地铁去买生活用品。带着山东卷舌音的这第一个女孩，给她留下深刻印象。Ni 称她为“小天使”。之后，她又遇见家住扬州的女孩娟儿，是她同班同学，每次回家都不忘带扬州小吃与她分享，还帮她选课，向她介绍系里大大小小的事，上课为她留座位，休息日陪她郊游。暑假回台湾时，娟儿亲手缝了个名片袋，绣上她的名字，从扬州赶出来专程送她一程，当天再坐汽车回家。Ni 说因有了娟儿的纯朴热忱，使她很快融入只有六名女生的南大政治系。还有芳芳、茜茜、沛沛、程程四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女孩，用尽心腾出研究生仅剩的时间，陪她去内蒙古、北京玩。因 Ni 是二游北京，她们为了让她感到有新意，曾在凌晨上网收集资料，努力消化一篇篇景点的介绍，还不忘记些有趣的轶闻故事，为的是隔天可以当一个好向导。Ni 在文章的最后写道：在大陆“我也曾经在一个拥挤的地铁车厢被人踩到数次，我也明明是站在第一个位置却目送两辆地铁离去而挤不上车，我也曾在烈日当头排队时一再，再而三地被插队……然而，我会时时提醒自己，在他们十数亿庞大人口压力之下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更何况有好多人在我需要帮助时都大方地伸出援手，并且我也有好多可爱贴心的大陆朋友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？”去过台湾的人都津津乐道台湾的人情味，其实，人情味哪里没有啊？

《台北人对书店的珍爱》

他叫黄梵，南京理工大学艺文部文学教研室主任，去年在台湾研修。可能因为是文人，他在台湾最喜欢逛的就是书店。他在征文中写道：“我常在台北闹市区逛街，已经获得一种经验，无论拐进哪条街道或小巷，你都可以指望撞见很不错的书店。台北车水马龙的街巷对书店的钟爱，真有如南京街巷对银行的珍爱。”台北市区只有区区二百七十余万人，但大小书店、收费写作班、文学堂数量惊人，著名的诚品书店在台北有十八家分店，敦南旗舰店还实现了二十四小时营业。黄梵老师写道：“我想，一个城市要有何等的文化崇敬，才能支撑书店昼夜开门，开门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愿望，它一定用什么抓住了从欲望泥沙中露出尖尖的文化敬仰，赶走了南京街头任由银行驰骋的金钱气。”有一天，黄老师去台北的温罗丁，想见识传说中那些奇怪怪的小书店。忽然望见政大考试书店的招牌，他本能地想避开，他想到了大陆考试书店的大量应试书，他认为那是基本否定了文化探索的可能。不过那天，他还是拐进去了，想看看究竟有何不同？他写道：“缩在一家地下室，乍看，它像个自闭症。”他踱来踱去，找了好久，最后只在店堂后面发现一些

发现彼此美美 寻求未来共美

——从两岸征文看民间交流深浅

◆ 陈保平 俞旻骁



考试书，其他提供的都是各类考试涉及的所有原著、参考书。黄老师最后写道：“说真的，我也愿意在其中徜徉，浏览森林一般陈列的文学经典、哲学经典、科学经典……总之，它不像大陆考试书店，只向学子提供一块文化墓地，让学子历练抄写碑文的无用之功。”黄老师对文化的热爱和对金钱的鄙视似有点偏激，但台北闹市无处不在的书店对同胞总是一个提醒吧。

两岸征文中的民间认知程度

《旺报》举办的两岸征文已是第四届，每一届他们都会把优秀征文结集出书。从这些已发表的征文中可以看到，虽然编辑的意图还是有一定倾向性，但总体来说，你可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岸人民的交流由浅入深，释放善意，看对方的长处反省自己，还是主要的。当然也有一些带偏见，不够理性的声音。比如有一篇台湾人写的《“医”冠禽兽》，把自己几次受气的看病经历宣泄成文，给大陆的医疗界抹了一把黑，这至少是以偏概全吧？一个厦门的男孩，曾怀着美梦去台北大学求学，也许把一个地方想得太理想化了，结果大失所望，在他眼里，台湾除了“捷运里整洁有秩序，公交车司机礼貌热情，满大街亮眼的台客台妹”，几乎都看不上眼，甚至把众口赞誉的台北夜市文化，也说成是千篇一律，“基本上都是米线、鸡排、蚵仔煎、珍珠奶茶、芒果冰。”其实，台北夜市的小吃有上百种，美味可口。何况温馨的夜市不只是小吃，还有许多个性化的创意作品，是年轻人展示技艺的舞台。厦门男孩显然也有点情绪化，对台湾的了解过于肤浅。

两岸分离近四十年，彼此固有的不良印象或许不能一下澄清，但民间的交流，沟通，是能逐渐拆除心中的藩篱的。刘兆玄先生在颁奖会上说，大陆这些年来台湾观光的游客越来越多，今年已达 300 余万，但对十几亿人口来说仍是极少数，台湾也还有一千余万人从未来过大陆。所以只有让更多的人互相来往，深入了解，建立起互信，两岸问题的解决才有民意基础。这话当然说得不错，但相对来说，大陆人民对台湾可能更了解一些，更热爱一些，因为在赴台旅游开放之前，台湾的企业，产品，文化，都比较早地就进入了大陆。从

永和豆浆、真锅咖啡、旺旺食品，到台湾校园歌曲、云门舞集、赖声川的话剧，乃至星云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法……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，我们更早地分享了台湾产品的优质，看到了台湾对中华文化传承、创新的硕果，也学习了台湾先进的管理经验 and 生活方式，甚至台湾许多用词也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如“引领”“愿景”……等等。应该说，在同样一大文化的背景下，大陆对台湾文化有一种内在的亲近感，比其他文化更容易接纳。也许，这还包括台湾过去对外来文化的吸纳，经过沉淀，融合，已很有中国特色了。反而有时觉得台湾同胞对大陆这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崛起、社会发展，认知和分析还是不够的。征文中对大陆的正面评价，较多集中在年轻学子的勤奋，好学，有竞争力；或者普通人的友善，好客等表面现象。有一位台中的作者，由台湾淀粉事件引发，在征文中写了篇《台湾人该醒醒了》，倒是说了些真心话：“台湾人向来自我感觉特别良好，遇到中国大陆爆发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，抨击力度之大可以想象。这样的舆论氛围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媒体的煽情报道。将爱台意识与新闻事件结合，形成台湾媒体的一种特殊现象，台湾制造就是品质保证，但大陆制造就是黑心。”他认为从台湾的社会生态看，第一是台湾媒体出了问题，对大陆的报道负面为多，使对大陆的刻板印象深植台湾人心。其次，人们自我优越感强烈，对大陆好的事情就常表现出掩耳盗铃之行为。他觉得原因是 1949 年后，台湾与大陆形成对抗思维，“但时代演变至今，这样的情势已在改变，两岸合作也渐取代了竞争。……台湾人应该醒醒了，‘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’，台湾才会进步。”这是台湾的好声音，其实，对大陆也一样。

能否超越两岸比较情结 以美美与共并进

有位北京的获奖作者写了篇《台湾到底有多好？》，把台湾的好与不好如实地表达出来。比如：丢了钱包有人循着里头洗衣单据送回酒店前台；问路时，对方可为你画张地图；坐巴士去机场，大家下车时听司机先生说的那声“谢谢”，真有受宠若惊之感。她认为这

是台湾经济腾飞之后几十年里不断自我修正的结果，这种修正有社会规范的作用，也是人们自省的过程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过程。但台湾今天仍存在许多问题，除了经济的滞缓，这些年媒体的过于娱乐化倾向，电影等创作的单一，图书的过度包装，年轻人说话词语的匮乏，反映了台湾文化小清新背后缺乏思想的张力。而这些问题也在调整过程中。由于两岸社会制度，发展阶段，尤其是人口总量都有着很大差异，所以各自的发展脉络，社会现状自然就会不同，把两岸的问题都放在过程中来理解，比简单地比较优劣、好坏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身，也更容易心平气和地取长补短。台湾交通大学学生陈燕行的征文题目是《跳出两岸比较情结才能真正了解对方》，他通过与大陆交换生的接触，提出了“改变二元对立思考”的观点。他说：“这样的对比有意义吗？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总会落入两岸的比较情结，正因为两个社会存在着复杂又紧密相连的关系，让我们习惯把任何事情放在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上思考。”他认为：“就连台湾小小的校园群体中，都存在着南北部的文化差异，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对岸幅员广大、十三亿人口的社会。”观念改变，交流的方式就会不一样，“我原先总问陆生‘你觉得台湾跟大陆有何不同？’到后来渐渐改为：‘你觉得台湾跟大陆各有什么特色？’与陆生的交流过程中，我慢慢理解两岸的不同，但这样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，仅是依循两个社会脉络发展出来的现况。”

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在为《两岸征文选萃》的序中，引用了鲁迅先生《故乡》中的一段：“在多年后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闰土时，已觉到彼此之间有了一道阻隔的的墙。当他看到侄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一如自己和闰土当年那样无间，侄儿痴痴地问何时再回来，说水生还与他有约时，鲁迅感慨道：‘我竟与闰土隔阂到这地步了，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，……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，又大家隔膜起来……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为我们所未曾经生活过的。’”

很感谢《旺报》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，让两岸人民，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坦诚地交心，在了解和理解中发现彼此的美美，从而去寻求未来的共美。